

物联网开启智能生活时代

当你拿起柚子,它会告诉你含糖量及合理的摄入量;当你准备出门,电脑包会提醒你忘带了什么东西;当你坐进驾驶室,汽车会警告你酒精过度并拒绝行驶;当你在回家的路上,冰箱会告诉你储存了什么食物,并推荐相应的菜谱。家里冰箱空了,或者是储存食物快过保质期,冰箱会自动提示你赶紧去购买。你呢,只需手指一按,商家便会送货上门。而当衣服需要清洗时,洗衣机会智能识别衣物的质地、色彩、洁净度等,并自动设置洗涤程序……你能想象那样的一个世界吗?一个物品和物品直接相连的新互联网时代。

如果你觉得那是一个无法想象的世界,你可以在5月上海世博会开幕时去展馆看看,那里有一个数字家庭,你可以获得一种美好的生活体验:你会发现,在一个物联网的时代,无论自己身处何时何地,网络已不再局限于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家电与家电、家电与人、家电与社会环境的无障碍沟通将变成可能,并自然而然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物联网改变信息传播

关注股市的读者会发现,近期股市上有关物联网的股票往往逆势上扬,关心时政的读者也会发现在重要的时政信息版面经常出现各地兴建物联网基地的重要消息。那么,到底是什么是物联网呢?

其实,早在1999年,我国就已经提出“感应网络”的概念,就是今天所说的物联网的概念,它的定义很简单,就是把所有物品通过射频识别(RFID)等信息传感设备与互联网连接起来,实现智能化识别和管理。

中国科学院上海微系统与信息技术研究所副所长、国家传感网标准化工作组组长刘海涛博士认为,物联

网不是网络,是感知。他强调,物联网并非其他网络的延伸,而是与互联网、移动通信网、卫星网络等并存的一个独立体系,运作起来它们之间又相互依存。

至少十年跨入物联网时代

物联网时代何时才能到来?专业人士表示,在未来的两三年之间,物联网技术就会在相关的行业范围内有很大的应用,但物联网要渗入人们的日常生活,这个时间就很难说,还需要很长的时间,至少还要10年。

相关专家表示,一个有效的物联网,包含了规模性这一重要因素。以一座城市的汽车智能系统为例,如果只在100万辆中的1万辆汽车上安装智能系统,是无法形成一个智能交通系统。

目前RFID普及的瓶颈就是标签价格居高不下。以最普通最便宜的标签为例,也需要在20美分以上,有源标签最便宜也要超过1美元,这显然无法用于某些价值较低的单件商品。

“普通的矿泉水和料酒,也不过一两元的价格,标签的价格超过了物品本身的价格,肯定是无法推广的。”业内人士说。

智慧的地球需统一的标准

犹如当年的DVD标准之争,我国物联网的发展也绕不开物联网的关键词——RFID技术的标准问题。

“IT和通讯,没有互联互通,没有统一的技术规范,是不能兼容的,没有技术标准的话,这个产业绝对是做不大的。”中国科学院上海微系统与信息技术研究所博士生导师、传感器网络国家标准工作组副组长邢涛说,物联网需要成熟的传感器,由于目前国际上相关规范太过复杂,甚

至还没有一套统一、成熟且被大规模应用的标准,这导致传感器不能像计算机配件那样即插即用。

按照相关标准的正常制定周期,以上标准最迟将在两年内出台。

物联网时代的怕与痛

到2020年,物联网时代来临时,世界将一定会变得像文章一开头描述的那么美好吗?专家认为未必如此,首先是很多产业就要消失了,相对应的行业员工也可能要下岗了。

简单举例,物联网时代应用RFID芯片,物与物之间直接交流,普通的条形码就失去了用武之地,生产普通条形码的印刷厂也没有科技力量转型生产RFID芯片,它到时要么转型印刷其他的产品,要么就得关门大吉。在超市中,也不需要那么多收银结账的营业员,因为物品在离开超市时会自动结账,甚至直接在手机钱包中直接扣款了,大量的营业员可能也要失业了。

同理,似乎目前大家广泛使用的信用卡也没了用处,银行的信用卡部门也可以直接整体撤销了。

除去产业的更新换代导致一部分人群的事业失落外,物联网时代还会给人类的心理压力层面带来困惑等难题,特别值得担忧的是隐私问题如何保证的难题。

“物品都能和物品直接交流了,那我还有什么隐私吗?对于隐藏在物品之后的后台处理系统,物品的主人,显然是毫无隐私可言的。我在哪里,想做什么,又做了什么事情,后方的智能处理系统将了解得一清二楚。”有人表示这样的担忧。

不过,就像二十年前,人们无法预测今天的互联网时代一样,我们对于物联网时代的想象,也是基于目前的理解而已。真正的物联网时代会是如何,还是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摘自《生活周刊》

有一种素质叫人文

据说,在绍兴文理学院,作家梁晓声用了3个星期6堂课的时间讲这两个字。

为了说明“人文”,梁晓声讲了一个故事:一次在法国,跟两个老作家一同坐着外交部的车去郊区。

那天,刮着风,不时飘着雨,前边有一辆旅行车,车上坐着两个漂

亮的法国女孩,不断地从后窗看着她们的车轮滚起的尘土扑向我们的车窗,加上雨滴,车窗被弄得很脏。

我问司机:“能超车吗?”司机说“在这样的路上超车是不礼貌的。”正说着,前面的车停下来了,下来一位先生,对我们的司机嘀咕了几句,然后回到车上,把车靠边,让我们先

过。

我问司机:“他刚才跟你说什么了?”司机告诉我:“他说‘一路上,我们的车始终在前面,这不公平’,他还说,‘车上还有我的两个女儿,我不能让她们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的’。”

梁晓声说,就这句话,让他羞愧了好几天。

对照别人,看看我们自己,我想,感到羞愧的不应只是梁晓声。

摘自《思维与智慧》

50岁,我当了空姐

蒂尼斯·R·巴特,50岁成为了一名“空姐”。她坚信,梦想即是现实的一部分,你必须要对自已的未来充满信心!(根据蒂尼斯·R·巴特的真实经历而写。)

有谁能知道我们的未来?在历经了人生的坎坎坷坷之后,我更加坚信:梦想即是现实的一部分,你必须要对自已的未来充满信心!

17岁那年,在一次飞往欧洲的航班上,我和其他年轻的女孩一样,对飞机上的空中小姐着了迷。我目不转睛地盯着机舱中来回穿梭的每一位空姐,她们优雅庄重的姿态,轻盈飘逸的脚步,甜美亲切的笑容……不让我陶然心醉,心驰神往。在我看来,她们就是女神的化身,就是一群生活在人间的天使。在欧洲的三个星期,如同三年一样漫长,因为我每时每刻都在想着回家的航班,以便再睹空中小姐的风采。

19岁那年,我上大学2年级,开始对自己的未来职业规划感到迷茫。我学的人文学科,可无论如何我也提不起一点兴趣。在我内心深处,我一直珍藏着一个梦想,那就是做一名空姐,就像两年前我见过的那些天使一样。于是,我开始向各大航空公司邮寄求职申请信。这是一个漫长而又令人身心疲惫的过程,可我却坚持了整整三年。让我感到惊喜的是,我陆续接到五家航空公司让我参加面试的复函。每一次面试,我都精心准备,做足功课。我还特地穿上和该公司空姐服一样颜色的衣服,目的是让自己看上去更能与他们的空姐接近。然而,我所收到的回复都是“非常感谢您,您所申请的职位已满”。

三年锲而不舍而又徒劳无果的

追求让我意识到:我之所以不被接受,一定是我自己本身还有欠缺。这是一个令人绝望的现实。我不再寄发求职函,我把自已最执着的理想和最诚挚的情感悄悄藏在了心底,随遇而安接受了命运给我安排的无法“起飞”的生活。

从21岁初入职场到50岁,我所从事过的每一项工作都与客户服务有关。我做过前台接待员,也做过管理,与人打交道始终贯穿我的职业生涯。

此间,我在31岁的时候生了第一胎孩子,是两个一模一样的男孩。两年后,我有了第三个儿子。之后一年,我离了婚。对于一个要照顾三个孩子的单亲妈妈来说,生活的艰难可想而知。经济上捉襟见肘,更为糟糕的是,为人母的巨大责任几乎将我压垮。然而,也正是这三个可爱的孩子给了我承受一切苦难并战胜所有困难的勇气。每天早晨醒来,我都要默默提醒自己:不要失去对上帝的信赖,也不要失去对自己的信心;相信自己,只要有梦想,就一定能够成功!

其实,对我来说,梦想是一块隐痛作痛的伤疤。生活在继续,孩子们终于长大了,高中毕业了,离开家上大学了。2005年春季,我的小儿儿子即将高中毕业,而我却成了一位待业妈妈。当时我所供职的公司极不重视关爱自己的客户,这让我无法容忍,我愤然辞职炒了老板的鱿鱼。与此同时,我那尘封已久的梦想之火又重新被点燃了。

为了免于搬迁移居,我决定去当地的一家航空公司碰运气。三个月后,我终于等到了该公司要在我所居住的地区举办开放日。他们反复告诉我做空乘必须经过很多磨

难。我对此早有心理准备,我毫不含糊地一一应承下来。就在活动结束后,我被告知他们还需要对我进行面试。如果我有机会,他们会在两天之内给我打电话。

果然,我接到了参加面试的通知。一周后,我去该公司总部参加面试。这一次,我没有丝毫的紧张,因为我知道,我坎坷的人生经历已经为我这次面试付出了努力。我被告知,如果我顺利过关将很快去参加集训,他们会在两天之内给我电话。次日上午9点,我终于等来了期待已久的电话。

2005年4月9日,我被派往田纳西州的孟菲斯参加为期三周的培训。我们学习的内容很多:礼仪服饰、站姿微笑、安全疏散,等等。每一学习科目结束,就要进行过关测试、淘汰。眼看着一个又一个同学被打发回家,我紧张的心情就如同一根绷紧的橡皮筋,随时都有可能崩溃断掉。我们都在住在一个宾馆里,也正是在这一次又一次的磨砺中,我们这些幸运的胜出者结成了永生难忘的友谊。

培训期间的5月21日,是我51岁的生日。这是我一生中最为难忘、最为特别的生日。5月27日,我顺利完成了最后一次测试,终于实现了我的飞行之梦。毕业典礼上,当我双手接过那枚象征着飞翔的双翼徽章时,我的思绪就如同决堤的洪水。我只知道,这是我三十年的努力、三十年的追求带给我的回馈。在我的心里,我默默地重复着我一直奉行的人生座右铭:梦想即是现实的一部分,你必须要对自已的未来充满信心!

五年来,我享受着空乘工作中的每一分钟。我明白,放弃自己不喜欢的工作是我永远无悔的选择。因为我的心中有一个梦想,那才是我的真爱,是值得我为之奋斗终生的事业。

摘自《意林》

冯小刚做人做事

王宝强

演完《天下无贼》之后,我跟冯小刚工作室签了约。

终于有“单位”了,不再是一个四处漂泊的人。从前,有戏拍的时候,我不知道下一部戏会在哪里;没戏拍的时候,我不知道下一顿饭在哪里。

工作室在望京,房子装修得很简单,但有一种“家”的感觉。我把房子也租在了望京,每当感到孤独的时候,我就会到工作室去。

第一次见冯小刚,就是在这个工作室里。那也是我第一次去工作室,感觉像去皇宫一样。心怦怦乱跳,特别紧张。冯小刚导演很客气,他问我:“宝强会喝酒吗?”

我说:“没喝过。”他就给我倒了一杯红酒。那是我第一次喝红酒,也不知道该怎么喝,站起来一口就闷了。冯导笑着说:“每次喝一点儿就行。”然后他跟我聊了聊家里的情况,说有个戏,角色挺适合我,看有没有缘分合作拍部电影。我心里特高兴,特激动。那天晚上我激动得睡不着,使劲儿睡也睡不着。

在工作室里,冯小刚不是导演,也不是名流。我看到的是一个内心倔强却又满身疲惫的中年男人。有时候他非常不爱说话,万一你和他对上话了,他会一直说一直说。有时我会怀疑,也许他只是需要旁边有一个听他说话的工具。然而他沉默的时候,脸上却写满了厌倦和寂寞。

谁会有真正了解一个人呢?有时我们所有的关心和爱,或者都不过是一针麻药,让人暂时忘记疼痛。人生,本来就是由许多的大悲凉和一点儿小喜悦组成的。有时候我看着他发呆。怔怔地望着身边的一切,仿佛这些他用半生心血换来的东西,都与他无关。

他对我说,他累了,想退休了。但是他自己也知道,他的任务根本没完成。”然后他跟我聊了聊家里的情况,说有个戏,角色挺适合我,看有没有缘分合作拍部电影。我心里特高兴,特激动。那天晚上我激动得睡不着,使劲儿睡也睡不着。

他说过一句:“我不拍贺岁片了,全国人民看什么?”你可以把它理解

成一种狂妄,或者,也可以理解成一种使命感。他不是含着金汤匙出生的人,而是平民出身,全靠自已努力赢取成功。说起来,一句话就完了,但这一句话里包含着多少汗水和泪水,只有他自己知道。冯小刚说过,他的母亲不过是个普通的劳动妇女,去世之前,曾经拉着他的手说:“妈妈这辈子已经把所有的苦都受完了。你的命应该好。”

电影《甲方乙方》的结尾,冯小刚借着画外音说:“1997年过去了,我很怀念它。”那句话,浓缩了冯小刚对1997年的真实感受。1997年以前,他像每一个年轻人一样,在摸索、寻找自己在这个社会上的位置,追寻自己的所好,所长和这个社会所需之间的结合点。1997年以后,他真正开始走上一条适合自己的道路。

《甲方乙方》的出现,实属必然。那一年,北影厂当年投产拍摄的20部影片里,有8部被“枪毙”。这部电影,不仅仅冯小刚需要,韩三平需要,张和平需要,观众也需要。

好的作品,结果往往是多赢。做人,其实也应该如此。

摘自《意林》

任何新作,于虹伴我度过了最迷茫、最焦虑、最不安的日子。

婚后我们的感情一直很好,但也会争争吵吵。我脾气急,于虹最不喜欢我发脾气,有8部被“枪毙”一些跟猴子有关的古董,但于虹不喜欢把家变成一座“猴山”……为了不让自己感情受伤,我们约定任何争吵都不过夜。其实仔细想想,夫妻间哪有什么重大分歧?很多争执,我现在都回想不起来是因何而起的。

结婚多年,我们仍旧保持着恋爱时的浪漫和激情。2004年初,我相中了一个金猴子,嫌弃,没舍得买。情人节前一天,于虹腰疼,但还是去了那家商店,结果发现了一个比我相中的那只还要大的金猴子。为了买个“大猴子”,她又回家取了一次钱。看到她带来的这个惊喜,我又高兴又激动,那个情人节因为这个意外惊喜而变得浪漫无比。

我们已经结婚21年了。有人说好夫妻是一前一后追赶着往前奔跑的,我却觉得,我们不是像赛跑那样一前一后,而是像夜色中的两颗星星,彼此对望了几个世纪,向对方眨眼睛、传情意,终于有一天,像磁石的两极一样,紧密相吸……

摘自《37度女人》

小布什退休后的生活

看看球赛,参加社区活动。

达拉斯一间五金店专门聘请退休人士,店主也拿前总统开起了玩笑,登报力邀他到店铺任兼职。令人意外的是,布什真的亲临该店,一进店就说:“我想找份工作。”

布什非常满意自己不被议论的生活,日前他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说:“我爱得克萨斯,我爱我的妻子,不用为国家安全简报伤脑筋,我很高兴。”

写回忆:等待历史的评价

2009年3月开始传出布什写回忆录的消息,该书命名为《决胜点》,将于2010年出版,出版社支付给他700万美元稿酬,这比克林顿《我的生活》整整少了500万美元。

冰心的水上情缘

一个是前途无量的青年学者,一个是中国文坛最富生命力的女作家,作家冰心和丈夫吴文藻的爱情故事,开始于远洋客轮上的一番阴差阳错。

1923年8月17日,冰心只身登上了邮轮“约克逊”号,前往美国留学。冰心出国前夕,接到昔日贝满中学的老同学吴淞梅从美国来信,说她弟弟吴卓是这一届的清华毕业生,也要与冰心同船前往美国留学,嘱咐她在船上予以关照。

冰心登上“约克逊”号的第二天,就叫相伴左右的许地山去清华男同学的船舱找吴卓。不一会儿,许地山就将他误认为是吴卓的吴文藻带到了冰心的面前。一问,方知许地山找错了人。相逢即朋友,他们就倚在栏杆上看海闲谈。

吴文藻去了达特默思学院学社会学,冰心则到威尔斯利女子大学研究院进修。冰心到校后,接到了许多同船朋友的信函,都用威校的一封信回信。

吴文藻一到达特默思学院,就沉浸在知识的海洋里。冰心出于礼节的亲笔回信,虽给他带来了一些浪漫的幻梦,也仅此而已。他发奋

地读书,并以自己对文学的感悟,给冰人购买她需要的书。他买来后,总是先睹为快,并在自己认为重要的地方用红笔划出来,在给冰心的信中提醒她应该注意这些有标注的地方。一来二往,吴文藻以他自己的独特方式和本真色彩,赢得了冰心的好感。

到美国不久,冰心昔日的肺支气管扩张又复发了,医生要求她必须休养半年。冰心不得不住进了沙穰疗养院。

1923年圣诞节及年假时,吴文藻到纽约去度假,途经波士顿与清华同学聚会,才从同学口中得知冰心吐血住院的消息。随即,他与几位朋友专程到疗养院看望冰心。好友来访,冰心抑郁之心为之一爽。半年的疗养,冰心虽尝到了身体虚弱的不便、寒冷刺骨的艰辛,但无拘束的自由活动与读书,在病中沐浴到人间的“爱与同情”,却使她铭心刻骨、久难难忘。

1925年的夏天,冰心来到坐落在纽约东部康奈尔大学暑期学校补习法语。使她惊喜不已的是,吴文藻为了去哥伦比亚大学攻读硕士学位也来此补习法语。此时,他们已通信两年,彼此的感情已非常深厚,如今朝夕相处,已到了难舍难分的程度。

吴文藻经过慎重考虑,向冰心表白了他想与她结为百年之好的意愿。或许是出于矜持,抑或有意考验吴文藻,冰心并没有及时答复他。第二天,她才告诉吴文藻,她本人没有意见,但最终的决策权取决于她的父母。其实冰心知道自己只要自己愿意,父母是不会反对的。

1926年夏,冰心获得硕士学位,应司徒雷登校长的邀请回母校燕大任教。吴文藻则决定留下来攻读博士学位。冰心离美国回国前,吴文藻尊重她的意愿,给她父母写了一封长信,并附了一张相片,叫冰心带回给她父母。

吴文藻的信是竖排写的,字斟句酌,言辞恳切,堪称妙文。信的抬头写道:“谢先生、太太:请千万恕我用语文来写这封求婚书,因为我深觉得语文比文言文表达意,特别见得真诚和明了。”这封“求婚书”也使冰心父母知道了他们的女儿已与吴文藻的感情非同一般,业已融为一体,不可分离。

1929年2月,吴文藻获得博士学位回国,马上到上海拜见了冰心父母。两位开明的老人非常尊重女儿的选择,也很喜欢吴文藻的博学 and 朴实,欣然同意了二人的婚事。这一年,冰心29岁,吴文藻28岁。同年6月15日,冰心与吴文藻在燕京大学的临海轩举行婚礼。六十年的美好姻缘,正式开始。

摘自《幸福》

我们是夜色中的两颗星

六小龄童

1982年,我正在三里河拍《西游记》。一天,导演介绍说来了一个新场记叫于虹,后来这个漂亮的场记在戏里客串了一个“王后”的角色。

因为我戏份儿多,拍摄时经常有灵光一闪的即兴武打动作,于虹在现场来不及记下来,收工后就找我补记。渐渐地,我发现,于虹哪天不找我补记,我就有一种失落感。

一次,剧组要去深圳拍片。当时大家对深圳都很神往,于虹也特地把自已攒的1000块钱和一些外币取出来,准备到深圳血拼一番,结果却把钱丢了。1000块钱在当时可不是小数目。

我知道自己表现英雄气概的机会来了——我拿出全部积蓄凑足700块钱,敲开了于虹的门:“我这儿有700块钱,给你600吧。”她说什么也不肯接受,我把钱放下就跑了。很多年后,我才知道那钱她一分都没舍得花,全存进银行了。后来我们约定,等女儿上大学的时候,把这个存折当

成“传家宝”送给她。

《西游记》拍摄接近尾声时,于虹送给我一张她最喜欢的照片,并写下一行小字:我将永远深情地望着你。我们俩自然而然地谈到了结婚,并把婚礼订在1988年6月12日——我获得第六届大众电视金鹰奖最佳男主角的那天。

然而到了那一天,我正随《西游记》艺术团赴新加坡演出,既不能领奖,也无法举行婚礼。最后我和于虹商量,婚期不改,唯一改变的是我们不举办任何结婚仪式。

于是,很多观众看到了在颁奖典礼上,主持人宣布“六小龄童和于虹今晚结婚”的一幕。与此同时,在新加坡的演出现场,沙僧的扮演者阎怀礼也高声宣布:“今天是大师兄孙悟空结婚的日子。”

那就是我们没有见面却别致而浪漫的新婚之夜,我会永远记住那个美好的日子。

1988年~1991年,我几乎没有